

梦的尽头， 爱的谜底

安娜芳芳 / 著

那时我青春貌美，

花卉正艳。

那时我父母健在，

朋友常伴。

那时我拥有真情与友情。

人生倏忽一夕间。

重庆出版社

梦的尽头，
爱的谜底

安娜芳芳 /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梦的尽头,爱的谜底 / 安娜芳芳著. —重庆:重庆出版社,
2014.9

ISBN 978-7-229-08164-5

I. ①梦… II. ①安… III. ①都市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28611号

梦的尽头,爱的谜底

MENG DE JINTOU, AI DE MIDI

安娜芳芳 著

出版人:罗小卫

责任编辑:陶志宏 何晶

责任校对:刘艳

装帧设计: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·卢晓鸣 黄杨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: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自贡兴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880mm×1230mm 1/32 印张:8.75 字数:180千

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8164-5

定价:2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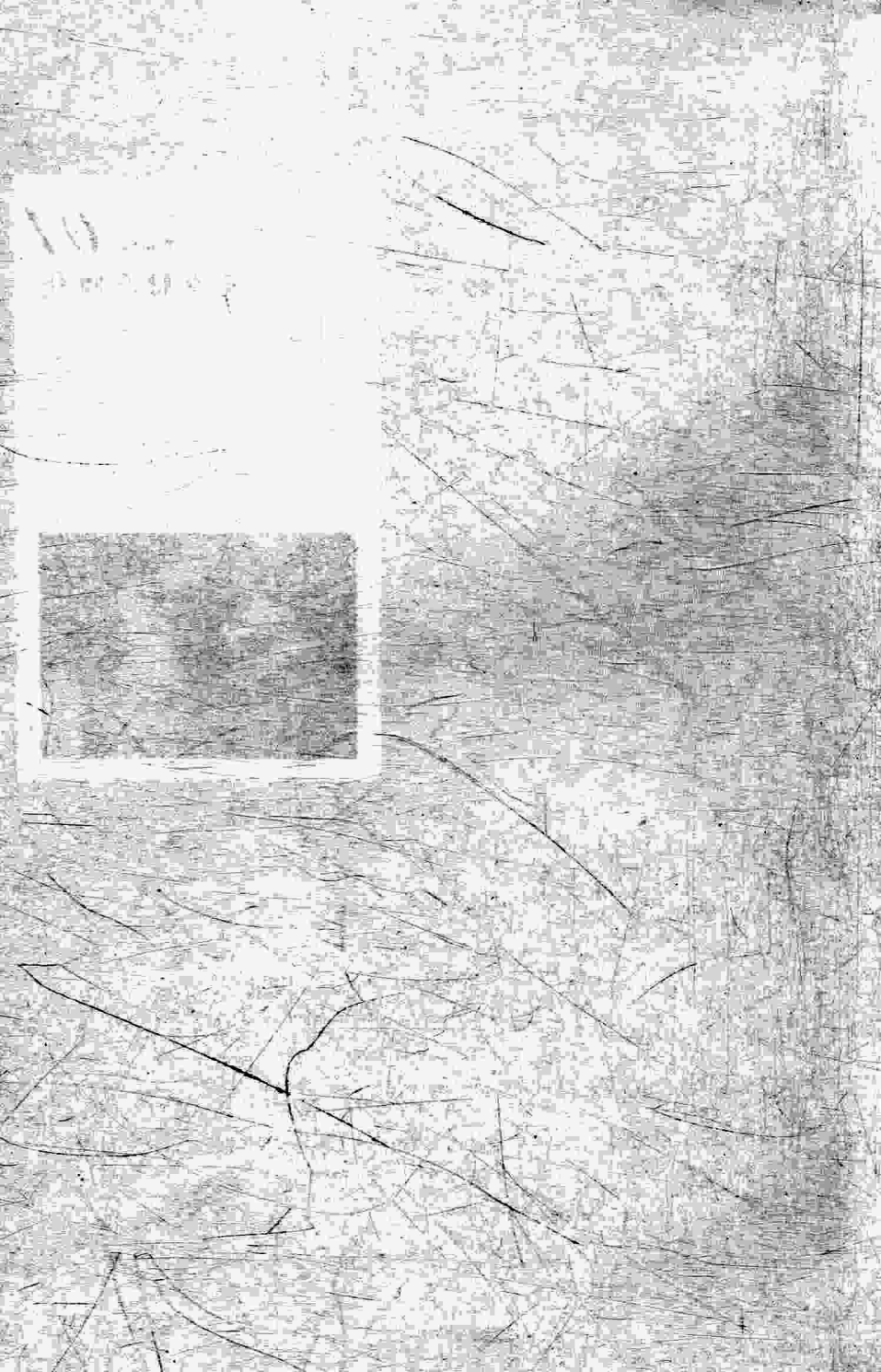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- Chapter.01* 是谁躲在暗处 / 001
- Chapter.02* 没有依靠，除了自己 / 041
- Chapter.03* 似是故人来 / 081
- Chapter.04* 登上回忆的岛屿 / 129
- Chapter.05* 请让我爱你一次 / 173
- Chapter.06* 梦的尽头，爱的谜底 / 223
- 番外之一 / 252
- 番外之二 / 266

Chapter. 01

是谁躲在暗处





据说女人若想幸福，就该同自己所爱的人恋爱，同爱自己的人结婚。呵，假如生活真像方程式般有证必解，幸福将会是多么简单的一件事情。

但是我知道，悲哀的结局往往源自一个看似正确的开始。

试问，哪个女人不渴望幸福？又有几个真的敢称幸福？

我也是一个女人。

和大多数女人一样，我在二十六岁的年纪结婚。丈夫名叫景雪平，是我的大学同学。三年之后，我二十九岁的时候，我们的儿子出生。又过了七年，我与景雪平离婚，成为单身母亲，开始独自抚养儿子景小轩。那一年，我三十六岁。

离婚时我与景雪平闹得颇不愉快。因此分手后，我们之间便断绝了所有的联系。景雪平从未支付过抚养费给小轩，对我来讲，他这个人已不复存在。没有了景雪平，我和小轩相依为命，生活得寂寞而平静。

直到一年多前，那个严冬的深夜。

户外寒风呼啸，从窗棂上传来连续的闷响。像有只隐形的巨鸟在那里拼命拍打翅膀，一边叫着：放我进去，放我进去。

儿童房的小床上，小轩早已入梦。我窝在自己卧室的沙发上，喝一杯睡前的红葡萄酒。加州纳巴酒庄的原装进口酒。我从认识的私人红酒吧中成箱订购，配新鲜的法式乳酪，每三天消耗掉一瓶。这在离婚前根本无法想象，如今却成为生活习惯之一。

不喝一杯就睡不着。单身女人的小享受，总好过夜夜靠药物助眠。话又说回来，离婚前我是从不失眠的。

离婚一年之后，就开始有热心人为我张罗。作为年近四十的单身母亲，我对新生活并没有太大期待。男人，或者会给生活带来某些便利，但随之而来的麻烦更多。在权衡利弊之后，我婉言谢绝了所有好意。

平平安安地把儿子带大，是我当前所见的最实际的人生目标。

电视机开着，但被我调成静音。画面闪烁，色调艳俗，肥皂剧中年轻男女粉嫩的面颊和夸张的表情，处处暴露人心的空乏。

能够演出来的，永远只有漫画式的人生。连眼泪都缺斤少两。

就像此时的我，全身轻飘飘的。一颗心没着没落。

我已微醺。

离鸟的哀鸣从窗边来到耳旁——放我进去，放我进去！

我猛然惊醒。手机在茶几上闪个不停——不认识的号码。

“喂？”我随手接起来。

“是……朱燃女士吗？”

“是我。”我感到奇怪。素不相识的年轻女声，语调急迫，透出紧张。我甚至能听到牙齿相叩的声音。她在发抖。

“我是朱燃，”我又说一遍，“请问你是谁？找我有事吗？”

“你……唔……景雪平……您，您是景雪平的妻子吗？”

我不禁皱起眉头。

“景雪平？”

“是……是景……”她哆嗦得更厉害了，说不出连续的话。

胃里开始翻腾。许久没有听过的名字，对我竟还有这样强烈的作用。

“对不起，你搞错了，我不认识什么景雪平。再见——”

我要挂机。

“等等！”她叫起来，急促地说，“我知道，我知道你是景雪平的前妻。请别误会，我是这边临终护理院的护士，景雪平不行了，他想见你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景雪平病危，最多撑不过这两天。他提出的临终愿望就是见你，我仅代为传达。”

我一时语塞，脑海中像有整窝的蜜蜂在乱舞。

“朱女士？”

我定一定神，竭力用冷漠的语气说：“谢谢你的好意，不过我确实与景雪平已经没有关系，我也不想见他，对不起。”

“朱——”

我挂机。

我给自己倒了杯酒，手颤得厉害，洒了不少在外面。我把酒一

饮而尽。

手机还在拼命闪，我瞪着它。

然后，鬼使神差般地，我居然又一次向它伸出手去——通了。这回，那一头无声无息。电话像是通进了一间空屋。空空如也。

啊不，可是我听得见，我感觉得到，那里分明存在着什么。

是呼吸，是心跳？还是恨，是悔？是人类所有怨念的聚集，所有执着的终结？

抑或，那根本就是死亡本身？

我惊叫一声，把手机重重地扔在地上。背板裂开，电池飞出去好远。

再没有电话打进来。

随后的夜变得无比漫长。时间像拖着千钧重担向前爬行，每走一秒都令人筋疲力尽。第二天上班完全不在状态。好不容易挨到下午，接到女友沈秀雯的来电。

她吞吞吐吐：“朱燃，有个坏消息。”

“坏消息？”

“景雪平死了。”

我有些发木。睡眠不足损伤大脑，理解力显著退化。

“朱燃？”

“哦，他死了……”我干巴巴地说，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是他母亲，想通知小轩参加追悼会。找不到你们，拐弯抹角找

到了我。”

“你答应了？”

“怎么会。我只推说你在国外，我也联系不上。”沈秀雯迟疑了一下，“朱燃，你肯定不去追悼会吗？小轩是不是该……”

“小轩没必要知道这个。”

“好吧，随你。”她叹口气。

我问：“她有没有告诉你景雪平几时死的？”

“三天前吧，说是已经住了半年医院，看着没指望了，他妈就把他接回乡下老家。刚回去才几天，人就没了。当时身边只他妈一个人。”沈秀雯还在絮絮叨叨，我什么都没听见。

景雪平三天前就死了。那么昨夜的来电是怎么回事？

难道是幻觉？或者噩梦？但我记忆犹新，那绝对是真实发生的。

各种情绪拥塞在心头，渐渐化成一片混浊的恐惧。好像正在闷头夜行，突然空中一道闪电，照出几步开外的漆黑地穴。不敢凑上去看，怕底下伸出手来，一把将我拽入。又避不开，它就横亘在前方，堵住去路。

我还是去了景雪平的追悼会。

殡仪馆里最不起眼的小厅，位置又偏。颇费一番周折才找到。来人稀稀落落，站不满逼仄的空间。为避免被人发现，我只能远远地站在室外的栏杆下。距离太远，墙上挂的照片像白布上的黑斑。更没有机会走上前，看一眼景雪平的遗容。

如同，长篇故事画不上最后一个句号。

烧纸的烟火气，随着寒风不时扑到脸上。呼吸不畅，胸口像堵着一块巨石。小小的送灵队伍过来了，景母步履蹒跚地走在最前头。一片灰蒙中，她的满头白发格外醒目。我赶紧扭头离开。

沿着殡仪馆的外墙，我一直走了很久。最后停在一个十字路口。茫然四顾，红绿灯在黄昏般暗沉的天色中闪耀不止，每个方向都是拥挤的人流和车流。水泄不通，仿佛无始无终的围城。我这才感到全身都僵硬了。抬手摸一摸，面颊上是湿的。这泪，不像从眼里流出来，倒像是从体内冻出来的。

原先没想到自己会哭。

景雪平的的确是死了。直到此刻我才能肯定这一点。景雪平只是个平凡的小人物，今后没几个人会记得他。在所有人中间，我大概是最想忘掉他的，但恐怕也是最难如愿的。

自从下决心承认自己婚姻失败，我就发誓将景雪平排除出今后的生活。他一死，本应是彻底的了结。我可以好好松口气的。可为什么，这了结会拖上一个尾声？

景雪平，当真是死也不干脆。

好在现代人节奏忙碌，单身母亲的生活压力尤其巨大。也可能是选择性的遗忘吧。渐渐地，景雪平的死，乃至那个夜晚的神秘来电，留在我头脑中的印象趋于淡漠。

仿佛，真的可以了结了。

又快一年过去了。

这是一个平常的周五。晚上将近十点的时候，我去叫小轩睡觉。

“让我再玩一会儿嘛。”他用小手挡着iPad撒娇。

“不行！”我板起面孔。我平常对儿子并不娇纵，所以还有点权威，“功课都做完了吗？”

“早做完了！”他抗议似的抬高声音，哗啦把iPad推到一边。

“赶紧去洗澡。”

小轩跳下椅子，光着脚丫往洗手间跑。我拎起他的小黄鸭拖鞋尾随。把鞋子在淋浴房前面摆好，我转身要关门。

“妈妈，今天你帮我洗好吗？”

我诧异地回头。小轩的双眼亮晶晶的，如两颗玲珑剔透的黑葡萄。神情像极了一只殷殷期盼的小猫。

心上一紧。为了锻炼小轩的自立能力，从上小学起我就命他自己洗澡。他适应得很快很好，从不给我添麻烦。

“妈妈——”

我走过去，打开花洒。热水哗哗地浇在小轩的头上。他咯咯地笑起来，很开心。

这孩子。

“今天是怎么了？人来疯？”我在他瘦瘦的脊背上抹沐浴乳，用力打出泡来。小轩在同龄儿童中偏瘦，但是筋骨很结实，是我坚持带他锻炼的成果。

小孩子是胖不得的。他们的身体在漫长一生中还要接纳不计其数的养分和杂质，必须给未来留出空间。我握住小轩细细的胳膊——终有一日这小猴儿般的轻灵会消失，全转为成人世界的粗与

实，思之令人生厌。

我情不自禁地叹口气：小孩子如果能永远长不大，该有多好。

“妈妈，你忘了吗？今天我过生日呀！”

我一愣：“不是明天吗？”

“我的生日长哦，从今天一直到明天。”

我听不懂他的话。

小轩把他的湿脑袋直接靠过来，我的胸口顿时一片狼藉。

“是你们自己说的……花了整整24小时才生下我，不就是从今天到明天？”

呵是这么回事。当时我努力要自然分娩，足足折腾了一天一夜才改为剖腹产，着实吃够了苦头。可是——我不记得我对小轩提起过这事。

我皱起眉头。不，我肯定我从未对他说过。

我沉默，小轩也沉默。匆匆冲洗完，擦干时他终于又鼓起勇气。

“是……爸爸告诉我的。”

我停下手注视他，孩子躲避着我的目光，眼角似乎有什么一闪。

“去睡吧。”我亲一亲他的小脸蛋，努力用快乐的声音说，“明天有生日会。”

我希望他能开心入眠。无论如何，明天景小轩将满十周岁。

回到自己房中，我面向窗口坐下。窗外一线江景，江面上黑黢黢的。对岸楼宇上的灯火大半熄灭，似暗紫色夜空下起起落落的剪影。即便如此黯淡，我还是觉得比白天的景色好看太多。

就为了这段景致，同样品质的房子，每平米我至少多花万元。总有人愿意掏这个钱，我是其中之一。自搬进来住以后，发觉很多缺憾。朝向不佳，灯光污染，汽笛扰人……虽此种种，我依旧认为值得。人生中最重大的选择，投资也好，嫁人也罢，对当事人而言往往无从全盘衡量利弊。正确与否不过一句自问，值得吗？

景雪平认为不值。我与他在许多问题上意见相左，越重要的事情分歧越大。当我终于肯对自己承认这一点时，我与他也走到了婚姻尽头。

离婚手续办妥后，我第一时间来签了这套房子的合同。从此景雪平在我生命中的影响力归零。紧跟着迁户口，小轩得以顺利进入本区附属小学。有多少父母想方设法要在这所名牌小学为孩子谋个位置。我采用的是最直接的方式。当然，也是最昂贵的方式。我愿意付出这个代价。

离婚后的最初半年里，小轩时常问起爸爸。我不想骗孩子，只答爸爸与我们分开，他总是似懂非懂的样子。直到某一日起，突然小轩再不提爸爸。我不知道在他的心中发生过什么，也不敢探究。而今，小轩已是三年级的小学生。乖巧听话，成绩上佳，每次去开家长会老师都对他赞不绝口，令我很有面子。

可是为什么，今夜景雪平又出现在小轩的口中？

是因为即将到来的十岁生日吗？景雪平缺席小轩的生日已经两年，明天将是第三次。按理说孩子应该愈加淡忘才对。

“你总是这样以己度人，把自己当上帝。”

我一惊。闻声看过去，窗边的沙发椅上坐着一人，面容漆黑，身体的轮廓有些模糊。一时间，我竟想不起有多久未见他。

“分开三年多了，”他像是听见我的心声，“你的脾气丝毫没变。”

然而他的语气却变了。我的心突乱跳起来，说不清是震惊还是愤怒。

“我们有协议的，分手后你不可以再与小轩联络。你是不是找过他？否则他怎会……”我莫名地激动，竟然语不成句。

他没有回答。一片静穆中我听见在很远的地方，有两声汽笛响起，又缓缓落下。我闭起眼睛，心中一丝一缕地揪痛。

“朱燃，我只是来看看你。”

他确实变了，过去我从没听他用这样端然的语气说话。我记忆中的景雪平从来不能顺畅地表达自己，他的情感就像淤泥阻滞的河道，断续、迂回，既缺乏信心也没有力量。

但是今天的他竟有那么一点威严。

“是时候了。朱燃，你应该对小轩说实话。”

我盯着他。我的喉头发紧，出不了声。

“告诉他我已死去一年有余，景小轩不必再想念爸爸。”

“在他过十岁生日的当天吗？”我爆发出来，“还不如干脆让他忘掉你，彻彻底底，就当从来没有你这个人存在过！为什么，为什么你至今不肯放过我们！”

一声长长的叹息。

我猛地睁开眼睛，玻璃窗上只有我自己的影子，外面的夜色更

黑。我去洗把脸，镜中我的眼圈通红，但是脸上并无泪痕。

梦境依然鲜活，景雪平最后的话音还在我耳际回响。脑中有一条细线森森颤动，随时就要绷断似的。

“朱燃，我知道你永远不会承认，是你毁了我们的家，是你让小轩承受痛苦，是你——害死了我！我要你付出代价，朱燃！我虽已死，也不会放过你的，决不……”

我冷笑。

好歹从小接受的是唯物主义教育。疑心生暗鬼。现在我确信了，要对付的只是自己的心魔。至于景雪平，哪怕在梦中也不过是以死相胁的弱者。我才不怕。

我去看看小轩，他已经睡熟。嘴里哼哼唧唧，似在梦中与人交谈。

可怜的孩子，小小年纪就经历离散。是我的错。

我替小轩整理被角，一张纸片从他枕下露出来。我捡起来，是如今已罕见的生日贺卡。不知是小轩的哪个同学送的？现在只有小孩子还用手工制作表达心意，再过些时日大概就全部电子化了吧……

卡片上写着一行字，“祝景小轩十岁生日快乐！”

这字迹烧成灰我也认得出来。

卡片从我的手中掉到地上，我攀住小轩的肩膀使劲摇晃：“小轩！这张卡片从哪里来的？！你说！你说啊！”

小轩惊醒，立时被我吓得号啕大哭，根本说不出像样的话。只